

興安嶺大山火

中夙

兴安岭大山火

中 夙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20949

内 容 提 要

您想知道这场震动世界的兴安岭大火是怎样燃起的吗？您想看到熊熊烈火中的那些富有荒诞传奇色彩的事情吗？您想亲历一下全国瞩目的扑火战斗各个场景吗？您想了解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对这场大灾难的援助募捐工作的全貌吗？……这部中篇报告文学视角开阔、材料翔实，为您提供了一部珍贵的文学备忘录。全书分火啸、劫难、抗衡、再生、天问五部，真实再现了烈火到来之际惊心动魄的场面；淋漓尽致刻划出了人们对灾难的种种生理心理反应及袒露无遗的各种形态；并于灰烬之上痛定思痛，面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与之矛盾的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作品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特长，既追求冷静的客观真实性，又创造了有浓烈感染力的艺术氛围，具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及审美价值。

目 次

第一部	火 啸	 (1)
第二部	劫 难	 (15)
第三部	抗 衡	 (61)
第四部	再 生	 (115)
第五部	天 问	 (140)

第一部 火 啸

据传——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海峡中有个名叫喀拉喀托的小岛，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岛上的火山骤然喷发，一时间浓烟蔽日，烈焰蒸腾，岩石的残骸弥散在七十七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同时还在离地面五万米高的大气层中滞留了巨量的尘埃，这场突发的灾变残忍地毁灭了岛上的一切生命。

不久，一支神秘的科学考察队登上了这个小岛，他们企图揭示一个从远古以来就迷惑人心的自然奥秘：生命是怎样孕化出来的？在火山洗劫后的凄寂的陆地上，先是生长出孱弱的细菌和藻类；翌年，在淤积着雨水的洼地里，勃发出好几种蓝绿藻；接着，蕨类植物和稠密的草丛也出现了；又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第一批小树和小动物竟也出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科学家们惊呼：万能的人类原来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呀！

是的，人类的祖先是从小森林里走出来的。假如没有森林，很难想象我们寄寓的这个地球会是怎样

一副丑陋、干瘪的模样。然而令人生憾的是，人类一旦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地球上，立即变得踌躇满志，意欲攫取、控制、吞噬包括森林在内的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生态场所。八千年前地中海一带的植被早被人们砍伐殆尽，四千年前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伐毁森林，使“周原沍沍，萁茶如飴”的黄河流域沦为一片裸地；五百年前欧洲的森林被垦成农田，结果演变成大片沙漠；一百年前北美的森林遭到厄运，尾随而来的是长一千五百英里的“黑风暴”，千百万吨细土被卷进大西洋，数万人惶惶逃离大平原……现在地球上每年有一千一百万公顷的森林被毁掉。森林面积的骤减使生物圈发生异常和紊乱，酿成高温、飓风、火灾，又加剧了森林的毁灭。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惊觉：一旦森林这个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毁灭了，覆盖在地球上薄薄一层的生命圈也将濒临灭绝。现在全球都在呼叫：保护森林保护森林保护森林……然而在天灾人祸俱增的今天，人类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森林末日的到来呢？

地球运转到公元一九八七年——

五月的大兴安岭焦灼不安。

它似乎嗅到一股带有血腥味儿的阴谋气息。往年的冬日，连绵的大雪铺盖了一米多厚，进入五月，从额木尔河南岸幽幽飘来渐暖的风丝，时而飘洒一场温爽的春雨，于是漫山遍野的积雪开始融化——

不是一下子化开，而是沉缓地含蓄地将雪液一点一点注入大地母体。于是僵卧的冻土地苏醒了，在酷寒中苦捱了一个冬天的林木开始悄悄准备新装，湿爽、润凉的大气透发出万物萌发的生命气息……

今年的五月全不是鲜活可爱的样儿，简直可以说阴阳怪气。从冬天带来的那点稀薄的仅有十五厘米左右的残雪很快就被来回溜窜的野风刮得稀乱糟，森林里大片大片地裸现着几近风干了的腐植质层。高大的兴安落叶松萎萎靡靡，精壮的樟子松因为干燥呈现出一副病态，娇美的白桦一反常态犹同一具具风化的骷髅默然哀立。包括每年春天总是第一个披上绿衣的兴安杜鹃也活现出一副不肯返世的蔫巴样儿。放眼望去，浩渺的林海灰苍苍白茫茫的一片，在它上面，那个红糊糊的芝麻烤饼似的太阳正在施展魔法，一步步地把大兴安岭森林推向灼灼欲燃的死地。

五月七日，西林吉当地气温骤然上升到26℃，这是历史上少见的高温，大自然狞笑着把积蓄已久的阴谋交给了这个黑色的日子。

黑色的日子（五月六日）。

太热。热得人慵慵懒懒。汪玉峰肩背手提式割灌机走在闷笼般的老林里。锃亮的圆锯把灌木丛割成一个乱纷纷的世界，他的脑壳里也乱纷纷的。谁知这位来自河北卢龙的现代“盲流”此刻在古漠公路十一公里处的密林里想了些什么……

午后四时，他停机加油。清亮的汽油淌满机身，滴落在干燥蓬松的草地上。他没在意，他把手伸向了打火栓……

一粒艳黄的火星——极小极小，小得连眼睛都捕捉不住——溅落在机身上。蓦地，机身上放射出一朵玫瑰色的火花，火花滚成火球，倏地钻进草丛。倘若那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草地，倘若春天在草丛里布上一层水渍，倘若一株株灌木饱含着凉湿的水气，倘若大气里充溢着丰润的水分子，那只火球也许不待蓬勃壮大就会被汪玉峰轻轻踩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这个十七岁的河北后生想纵火烧林子。

然而那是一片被大自然榨干了的干柴林，瞬时，一只金红色的大蟒从草堆里摆头晃脑地爬出来，一个腾跃窜上了大树的梢头，呜呜呜地向着漠河县城发出凶厉的呼嚎。

这就是大兴安岭在五月六日、七日出现的五处火源中最凶险的那一股。

黑色的日子（五月七日）。

漠河西山的一条森林公路上悠哉悠哉地走来一支堵截火头的“杂牌军”。他们带着树条带着铁锹带着罐头带着白酒还带着佳木斯制造的质量精美的扑克牌。

没有谁怀疑他们对居住的家园不充满赤子之心，然而对火情若明若暗的判断总是让他们倦乏的

肌肉凝聚不起来。何况，哪年不打几次火啊！着火不是好事可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

在火场上扑腾了一阵，有人叫喊累了，累了当然要休息，于是便休息。

有个人坐不住，黄年友。他总觉得今天的火有点儿怪，怪在哪儿说不清，反正有点怪。

他悄悄起身，一个人钻进了林子。他象猎犬一样机警地嗅着，循着烟道寻找火魔的尾巴。他钻啊钻啊，突然地，他象进入了一块魔地：真静啊，仿佛一切活物都被什么震慑了，一片灿灿放光的红云把林间万物全部笼罩了。他屏息细听，居然从可怖的静寂中听到了令人心悸的第二声部：火头，正在前面看不见的地方朝漠河方向碾轧过去，发出呜呜呜呜的低沉的啸叫；黑风鹤唳，引火疾行，席卷得林梢向一面倒伏，发出连绵不断的尖锐的声浪……

他心里闪过一道恐怖的阴影：完了！大火已经绕过他们，正迅猛地扑向漠河县城！

黑色的日子（五月七日至八日）。

和往常一样，当五〇一次普通列车缓缓开出齐齐哈尔站台，广播员杨迎春立即让她甜润、柔美的嗓音播散到各节车厢。她的感觉好极了。她相信她的嗓音是无可比拟的，简直象啼叫在春日森林里的睡杜鹃——

“亲爱的朋友们，你到过遥远神秘的不夜城吗？你见过神奇的北极光吗？你观赏过曙光和晚霞相接

的白昼吗？在祖国的北部边疆，北纬四十五度角上，有一座神秘绚丽的不夜城，它就是漠河。漠河村距本次列车经过的西林吉车站一百六十华里，一色的木刻楞小屋，一色的樟子松林，一条清冽的溪流从村前潺潺流过，据说早年河水如墨，所以谓之漠河……”

美丽多姿而又神秘丰饶的大兴安岭啊！杨迎春曾经利用假日独自一人考察过这片养育了她的土地。在酷热的七月里，她前往漠河感受过“白昼”的神韵；在狩猎人的小木屋，她一边品味着鲜嫩的野兔肉一边悉听宝韦部落——鄂伦春人祖先“夏则窠而居，冬则入山居土穴”的远古故事……她最感兴味无穷的还是覆盖在黑土地上的大片大片的野生林。在那充溢着树脂香味的林荫道上，她既为大森林的磅礴气势所迷醉所感动所折服，又体验到了一种鲜见的昂扬而温暖的情感，心中似乎注入了一种万物皆有的神秘魅力。大森林原来是有灵性的活物啊！她一直这样想。

列车在浓重的夜幃中疾驰了一夜，天色微明时停靠在塔河站。她突然听到了站台上声惶惶奔跳的凄厉叫喊：“沟里着火了！沟里着火啦！”她恬静的心象被锐器猛刺了一下，急问：“烧得怎样了？你大点声说！”“烧光了！烧光了！漠河、图强、阿木耳沿线一片都光了……你自己看去吧！”

她真的看见了。当列车惊颤颤地爬进被烟火笼罩着的劲涛车站时，成百上千的难民满脸满头的灰

垢，呼嚎着犹同困兽一样朝列车涌来。在他们后面，十几里方圆的林区小城化为乌有，只有断壁残垣在一簇簇残火中呻吟着。

久久地，杨迎春处于失语状态中。不是悲恸，不是恐惧，也不是紧张，而是处于巨大的惊愕和愤怒之中：生长了几百年的森林和垒造了十几年的城市竟然在一瞬间灰飞烟灭，这太不可思议了呀！太残酷了呀！五分钟后她抓起了话筒：“……大火烧毁了我们的家园，烧毁了我们的森林，我和你们一样悲恸，但是我们不能过份的悲伤，我们应该擦掉眼泪，擦掉眼泪！……”

黑色的日子（五月八日）。

“小莫斯科”城在夜影中酣睡着。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周文华躬身在“皇冠”车里，不时地向司机打着一个手势：“快”。

他喜爱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北方城市，可是近来一连串的恶性事故使他对脚下的这块土地产生了隐隐的忧虑和陌生感：哈尔滨白天鹅宾馆失火、98次特快列车爆炸、氰化钾剧毒被盗、亚麻厂粉尘爆炸以及接踵而来的各类重大刑事案件，把省委一班人搞得坐卧不安。省委第一书记孙维本从接任那天起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儿呢？他苦思冥想。

天色薄暝，“米八——842”直升机把周文华载向烟火中的漠河。趁工作人员不在身边，他将几粒

黄颜色的药片悄悄塞进嘴里。药是苦的，他的心也是苦的。眼下仍在蔓延的这场大山火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怎样惨重的损失，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尚未进入火区，强劲的冷风和气流已将飞机冲撞得摇摆不定，犹如被风裹挟着的一片树叶。距离火区五十公里时，只见地面上一片喧腾的火海，黑紫色烟尘扶摇而上，将半个云空涂抹得乱糟糟一片。

午后三时，直升机飞临已被大火洗劫一空的漠河县驻地——西林吉镇上空。低空盘旋，一圈、两圈、三圈……驾驶员的眼睛被缭绕的烟雾遮挡着，总是找不到降落的场地。机长孔祥玉有点沉不住气了，用目光征询周文华的意见。周文华只沉稳地吐出一个字：“降！”

直升机冒着碰旗杆、触烟囱、撞篮球架的危险，降落在一所中学院内的废墟上。当周文华清瘦的身子一出现在舱门口，几千灾民立即蜂拥上来：“上面来人啦！来救命的了！”

黑色的日子（五月七日至八日）。

宿舍大楼静得要死，只有她俩还在咕咕唧唧地谈着。她们在“谈判”。

说不清为什么，宋爱红近来讨厌起她的密友裴君莉，包括讨厌阿裴那张曾经讨她喜欢也讨男兵们喜欢的妩媚、娇艳的笑脸。裴君莉缠着她让她无论如何讲清楚“讨厌”的原因，宋爱红却又偏偏讲不清楚。

“讨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有时是讲不清楚的呀！比方说甜腻腻的东西吃多了，就想换换胃口，是不是呢？”

“那以后还让不让我挨近你呢？”

“暂时离我远一点，最好别让我看见你。”宋爱红狠心地说。

“好吧！”裴君莉孩子似的叹了口气说，“你什么时候想我了，我还会回到你身边的。”

室外响起一阵阵急骤的汽车喇叭声。宋爱红抬手看看表：午夜十一时三十七分。

四个小时后，宋爱红随同医疗队出现在迅疾赶赴灾区的军列上。她伏在药箱上，在给她“讨厌”的密友裴君莉写信：

亲爱的阿裴：

我在军列上给你写信。你那样不加一点留恋就离开了我，我真的恨你了。我现在才明白，你我是不能分开的。才体验到一点儿春天的温暖（我只穿了一天的夏装就脱下来了，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儿！），这会儿我又回到了冬天——我们这节军列是准备一直开往北部边陲的。今晨的早点吃的是我平时都不想看一眼的破饼干，一个榨菜疙瘩切成了九片，我最晚吃到嘴里的，所以我享受的那一片最大。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森林大火是啥样子，眼前发生的一

切仿佛是梦幻中的游玩，说真的，我不想看见火，一点不想……

还写点什么呢？是了，应当教训她每月要减省津贴费，女孩子兜里的钱是不能花光的。还应该明确地告诉她，我对她临走时没有提醒我带换洗的裤头、衬衣这件事很不满意。但是，她没有再写下去。

她看见火了。

在不远的前方，铁路两侧的贮木场上，尚未燃尽的楞垛腾跳着鲜艳而狰狞的火团，火团被风拉成一条一条，蝮蛇似地卧在路基上，似乎在等待着向列车发起进攻。宋爱红钻出救护车，胆怯地站在平板车临火的一侧，想，如果火焰窜上来，第一个动作应当是抱住救护车的油箱。

这是五月八日开进灾区的第一支救灾部队。

火啸火啸火啸！

发源古莲的特大山火在五月七日傍晚摧毁西林吉镇后，在八级以上、速度每秒十五米的狂风推动下，沿齐古线铁路的狭长沟谷向东席卷而去。

那是一条发疯了癫狂了的红色恐龙，所有的目击者都为它呈现出的畸型的残酷的神秘的壮观的美所惊愕所恐惧。火头叠起几十丈高，里翻外卷，左缠右旋，放射出万丈惨白的光幕，宛同巨大的倚天而立的丧幛。火头聚齐了笏筭世间所能见到的所有红色光谱：赤红、橙红、金红、桔红、紫红、粉红、

黑红、血红……璀璨辉煌，斑驳绚烂。火头经过的地方，几十公里的地域空间全被红色笼罩，太阳失去光辉，大气淡而稀薄，大地炙炙发烫，人畜惶惶不知所以。火头的攻击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房屋如同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参天的大树象火柴梗一样被点燃，坚硬的地表被火化成一层粉屑，连钢铁、石头、砖瓦都被扭曲变形。火头还发出骇人的轰响，有如几百几千的碌碡滚动在一块偌大的铁瓦上，让人心悸胆寒。

晚间八点二十分，大火偷袭图强林业局育英林场；九点五分闯进图强镇；十一点三十分冲进阿木耳。五月八日零时二十分，火头分东南、东北、正东三路杀出阿木耳林业局劲涛镇，向塔河方向围剿。与此同时，处于大兴安岭东侧的火点也迅起呼应，烧成几条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长的鲜红明亮的火线。东线、西线都是火，形成东部、西部两大片火区；大有连通汇合、将大兴安岭一举烧平之势。

大兴安岭哀哀告急！

大兴安岭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曾历经几次大冰期的磨难，才生长出茂密、美丽的大森林。

大兴安岭有风流倜傥的高大乔木落叶松，那是林国的英俊壮汉；

大兴安岭有雍荣华贵的樟子松，人称“东北树皇后”；

大兴安岭有妩媚漂亮的白桦树，娇柔多姿如少女。

大兴安岭密林繁衍生息着十几种珍贵动物：猞猁、水獭、貂、狐狸、黄鼬、秋鼠、驼鹿、驯鹿、棕熊、野猪、雪兔……还有一种传说喉部有白斑，象狗又象熊，和野猪角逐专咬其颈的“飞熊”。

大兴安岭是童话的故乡。哪一个炎黄子孙未受过那些浸润着大森林气息的美丽传说和故事的滋润？“高高的兴安岭……”一曲终了，又迷醉了多少男少女的心，唤起了人们对大森林的多少痴情和眷恋？

大兴安岭森林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她不仅仅属于她的母亲——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人类。

当中央电视台把卫星方图显现出的一条条红色“火龙”传达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几乎十亿中国人都被牵动了。在那段被火光映红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同一个话题：大兴安岭森林山火。

沈阳军区司令部处在大战前夜的紧张状态中。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表示：数万将士将不惜任何代价扑灭山火，把大兴安岭从火海之中抢救出来，交给人民。

从五月八日起，奉命救灾扑火的三万四千官兵乘坐军列陆续进发大兴安岭。

与此同时，国务院成立了救灾扑火领导小组；由米八、运五、直九、安二四、安二十、安十二、安三〇、挑战者号、黑鹰、海豚、里二等十几种机型组成的空中运输队从四面八方聚拢灾区协同作

战。

大兴安岭当地民兵一万多人也进入了阵地，还有森林警察、专业扑火队、医疗队、防疫队……

还有闻讯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深圳、香港赶来的三百多名报刊记者。

那是共和国异常繁忙的一段日子。

五月七日傍晚，当特大山火凶猛吞噬漠河县城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家中作着启程前的准备。当时并不知道火灾的消息。我的白山牌加重脚踏车已经寄去了西林吉，有四家报纸刊登了我和我的同行们即日开赴冻土地带，从黑龙江源头洛古河出发，行程四千华里，骑自行车沿江考察、采风的消息。

“爸爸跑大西北去做什么呢？”小女儿拿着地图问我。

……

“那儿很多大森林，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动物：熊啊鹿啊兔啊鸟啊……能不能给我抓一个呢？我只要长颈鹿，我养着它

……

我的心一阵惊颤，难道两代人都在寻求一个东西？

是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栖身